

經濟译丛

第一輯





经济译丛

第一辑

经济译丛编辑小组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内部发行

经济译丛

第一辑

经济译丛编辑小组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6¹/₂ 印张 129 千字

1975 年 9 月第 1 版 197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17·143 定价: 0.52 元

前 言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研究国际形势，包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刻认识当前“天下大乱”的形势特点，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促进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下大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这个“乱”大大有利于世界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动乱中胜利前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风景这边独好”；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则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来势之迅猛，情况之严重，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均为战后所仅见。加以生产过剩危机同恶性通货膨胀和国际货币金融危机交织迸发，更增加了危机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帝，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迄今难以自拔。另一超级大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入帝国主义行列后，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发生作用的情况下,也同样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情况越来越不妙。这场经济危机必将进一步激化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加剧美苏两霸的争夺。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是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打起来,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同时,美苏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又展开更激烈的争夺,竞相加强对本国和国外、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剥削和掠夺,竞相加紧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控制、干涉、颠覆和掠夺。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促进本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作为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必将兴起更加汹涌澎湃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因此,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世界革命人民必须加强团结,加紧斗争,提高警惕,有所准备。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必须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研究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要注意研究当前经济危机的起因、特点、发展趋势和社会政治后果;要注意研究当前经济危机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政局和政策所发生的影响和所引起的变化;要注意研究当前经济危机对革命和战争因素增长所起的作用等等,以利于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为巩固和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的国际形势而努力。

为了配合有关研究工作者和工农兵理论队伍研究国际形势和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计划翻译和选用有关世界

64.11.17
经济和经济危机的各种观点的文章和资料,陆续分辑出版,暂定名为《经济译丛》,供内部参考。

本辑内容分为五组:第一、第二、第四组译文分别论述苏修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和政治经济危机情况;美帝、日本的经济危机情况和经济危机对巴西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破产等。第三组选用了我国研究工作者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两篇文章。第五组是有关资料。

世界经济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容丰富且较复杂。出版工作如何配合这一研究,我们缺乏经验。编译这个《译丛》仅是一种初步尝试,希望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对于编辑《译丛》的指导思想,选用材料的原则、标准和范围,内容和形式以至名称和译文质量等等多提宝贵意见,以利研究改进。

这个《译丛》,在编译过程中,曾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大学经济系和其他有关单位一些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一九七五年七月

目 录

苏联社会的性质	5
〔美〕保罗·M. 斯威齐	
苏联社会：特权人物的额外报酬	23
东欧通信记者戴维·拉塞尔斯	
短缺世界中的苏联经济	28
〔美〕马歇尔·I. 戈德曼	
苏联经济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中	43
傅 竹	
1974年的美国经济	5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研究 与统计局国民收入处撰写	
惹人厌恶的经济一蹶不振的症结何在?	68
美国《商业周刊》	
中产阶级受到的挤压	75
美国《商业周刊》	
妇女就业危机升级	88
〔美〕罗德·萨奇	
日本经济的现状	93
——论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的特征	
日本《长周新闻》	

世界危机和我们的经济107

〔巴西〕多马尔·坎波斯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进一步加深114

任 经

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132

施达言

阶级矛盾、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与商业周期151

〔美〕拉弗特·博迪、詹姆斯·克罗蒂

怎样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同时作战?168

没人曾经做过。但经济学家看到一种可行的政策

美国《商业周刊》

通货膨胀181

〔英〕安东尼·班布里奇

日本银行分析七十年代的世界通货膨胀193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

1974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196

陈 源

编者按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彻底改变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叛徒集团代表的是国内外最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利益，这些叛徒自己几乎都是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苏修叛徒集团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完全改变了生产关系的性质。他们不仅垄断了生产资料，而且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他们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实际上则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这样他们就根本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重新在苏联发生作用，从而，在疯狂扩军备战和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情况下，工业畸形发展，农业落后，技术停滞，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增长率下降，物资匮乏，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黑市猖獗，投机成风，财政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凡此种种，都已成为苏联经济的不治之症。苏修叛徒集团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使苏联

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遭到世界革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揭露、抵制和反抗，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苏修同美帝一样，确实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关于苏联如何变修的问题，苏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情况，以及世界经济危机对苏修经济的影响和苏修经济的危机状况等等，世界各国不同阶级、不同观点的人士都在注视和研究。这组文章试图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资料。美国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近著所发表的书评，介绍了这个近著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可供有关部门和同志研究参考。马·戈德曼的《短缺世界中的苏联经济》一文说明，苏修利用世界市场上石油涨价的机会，虽于去年大大捞了一把，却仍无补于事，并不能改变它内外交困的基本状况。苏修妄图掩饰它正在一天天烂下去的经济困境完全是徒劳的。

苏联社会的性质

〔美〕保罗·M. 斯威齐

夏尔·贝特兰的新著有希望成为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非常重要的著作，其第一卷业已出版。^① 其他两卷（分别关于1924—1953年时期和1953年以来的时期）大概在一两年内即可先后问世。在我这篇初步报道中，我想做以下三件事：（1）摘要介绍一下作者四十页的序言中的某些部分，因为他在序言中叙述了他开始写这本书的过程及其目的；（2）指出对1917—1923年时期（从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某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以及（3）提出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②

贝特兰的写书计划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写《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这部书的直接出发点。贝特兰说，那些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对于政治行为不能只满足于表示“谴责”或“遗憾”：也有必要作出解释和说明。遗憾和愿望也许有助于人们坚持他们的错误，但无补于克服这些毛病。另一方面，如果从工人阶级

① 《Les Lettes de Classes en URSS: Première Période 1917—1923》（《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第一时期（1917—1923年）》），巴黎，塞伊尔/马斯珀罗出版社，1974年法文版。

② 本文只讲这三个题目中的第一个，其余两个题目将在以后的《每月评论》中予以讨论。

利益的观点出发,揭露产生坏事的根源,那就会助长那种能够防止将来再发生这类值得遗憾的事件的政治力量。就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件来说,贝特兰认为更加有必要不以表示遗憾为限,因为事关重大,它同苏联今天已变成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同样重要。

贝特兰接着给我们介绍了他对苏联问题感兴趣的背景:从1934年他开始学俄文起,进行了整整四十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写了许多有关苏维埃制度、计划经济理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方面的书籍。我想在这里全文引一段贝特兰的话,它不仅概括了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最初看法,而且我敢肯定说,也概括了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许许多多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看法:

“基本上说,我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对苏联发生兴趣是由这样的因素决定的:我把在那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经验。对于这个过程中的困难和矛盾,我并不是视而不见(1936年时我在莫斯科,正碰上‘大审判’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莫斯科人处于混乱状态,从普通的老百姓到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老战士,都害怕表示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视而不见呢?),但是我当时认为,不仅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我现在也还这样认为——而且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随着这种发展而出现的困难和矛盾很严重,但据我看来,那首先是由俄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足以说明还会在别的地方再次出现这些困难和矛盾,或者它们会阻碍这个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迈进。”(第8页)

贝特兰接着说明,开始执行几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击败希特勒主义的胜利、战后的迅速恢复、苏联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援助似乎都证实了这些观点,尽管(他指出)早期计划的进程中产生的不平等现象不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倒是有所增加。苏共二十大(1956年)似乎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尽管对那些导致过去的镇压行为的困难和矛盾没有进行什么分析,并且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斯大林,但是情况似乎表明,苏联正在开始走上社会民主的道路,苏共还保持了或者说重新获得了为改正错误所必需的自我批评精神。

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是幻想。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实际上标志着苏共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任务,去改变那种产生人们在口头上纷纷加以指责的坏现象的实际社会关系。“这种虚伪的解释就此完成了交付给它的任务:巩固那种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阶级关系。”(第9页)矛盾非但远远没有和缓,反而加剧了。在苏联和与它结盟的那些国家中,矛盾之一就是经济体系日益运转不灵。这又引起了在经济管理方面以日益重视资本主义方式和标准为基础的改革。但结果证明这也不是什么补救的办法,不断向消极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向积极方面的发展。对这些国家工人的影响,从1970年12月波兰沿波罗的海诸港口的暴动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暴动在苏联的工人和领导人方面都引起了反响。苏联的领导人象波兰的领导人一样,以典型的统治阶级的方式作出反应,一

方面作一些表面上的让步,另一方面则加强镇压。

随着这些国内情况的发展,苏联的对外政策也起了变化,其特点是日益抛弃其一度有过的社会主义特征。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施加了残酷的、虽然未见奏效的压力,想迫使它们顺从苏联的霸权;在世界舞台上,苏联日益以“大国”的身份出现,同作为另一大国的美国既争夺又勾结。由这种局面产生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迫使苏联用比美国占生产资源大得多的份额来扩充军备,把越来越重的负担加在苏联人民的头上,最后竟使其领导人向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乞求财政和技术援助。在回顾了这些现象之后,贝特兰最后指出:

“考虑到这种演变(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其契机之一),促使我重新考察苏联的过去,因为不可能认为,苏联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做法只是起因于几个领导人的‘个人责任’。这些领导人的掌权,以及他们之所以有可能采取我们刚刚回顾过的那些政策,必须根据目前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来解释,而这种社会关系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才形成的。因此就有必要来分析一下这些关系。”(第 11—12 页)

贝特兰随后提到,在快开始写书时他怎样受到他自己对古巴和中国的革命、特别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体会和看法的影响。他终于逐渐地决定要否定长期以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列宁曾把这种流派叫做“经济主义”。它在理论上片面地把社会关系的变革解释为从属于生产力的发展。^①(我应该补充一句,直到最近,这种经济主义

^① 贝特兰在书中另一部分指出,这种把社会关系的变革从属于生产力发展的说法是以非常狭隘的(并且是极端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生产力”

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中，就象在欧洲一样，还居统治地位。也许在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区的派别中也是如此。）早在1969年，贝特兰就写成一部批判地分析苏联社会的手稿，说明“苏联今天在公有制的掩盖下存在着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同存在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关系相类似，只不过这种关系的存在形式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罢了”。（第14页）但是，他决定不将他的手稿付印，因为觉得还缺乏历史背景的材料。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相信有必要进行一番审慎的历史分析了：

“不联系苏联的过去就无法了解苏联的现状。光揭露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实践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说明这些关系和实践是怎样开始占统治地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哪些斗争和矛盾，以什么方式变成了一个奉行那种为了保护其大国利益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

“因此，归根到底，分析苏联过去发生的变化同分析它的现状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唯有通过这种分析才能找到经验教训，有助于使其他无产阶级革命避免重蹈覆辙，避免最后不是

的典型，一提到“生产力”就几乎完全想到科学、技术、机器等等，根本想不到工人本身。其结果是，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工具，相应地忽视了人的因素，而要是没有人，这些工具都只是死的东西。如果用那种把人放在明确的优先地位的方式来解释“生产力”，那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种把生产力同社会关系割裂开来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种特有的并且确实是带有根本性的要素。因此，当贝特兰说经济主义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第33页）时，他是绝对正确的。并且他还补充说，这种思想“植根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只有消灭了阶级本身，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他的这番话同样是很讲道理的。

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与‘正统’资本主义同样具有压迫性和侵略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苏联的经验教训证明，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最困难的任务：摧毁旧的社会关系才是压倒一切的最最困难的任务——在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类似那种大家认为肯定已被推翻了的剥削制度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来——并且要防止在旧关系的因素的基础上复辟旧关系，因为这些旧关系的因素顽固地隐藏在新关系的内部。”(第 15 页)

这说明了贝特兰怎么会开始雄心勃勃地研究苏联历史，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本关于苏联历史的书正是他初次获得的成果^①。由于前言的其余部分只是对全书作一番“总的介绍”，并不讲究简明扼要的叙述方式，我只打算对它的主要论题作一些简要的评介。

作者反复提到的中心论题，大概是贯串苏联大部分历史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 figé)所具有的性质及其蔓延扩大的问题。贝特兰认为，同这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决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恢复它们真正的革命性”。(第 17 页)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指出以下几

① 让我顺便提一句，这本书不是那种按专业历史学家写书的规格写出来的历史书。和那些历史书很不相同，贝特兰的心目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实际(政治)目的，他的书显然没有对档案、当代的期刊之类的原始材料进行过研究。当然，贝特兰大量地使用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讲话和著作以及苏共的官方文件，但是其余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许多关于苏联和苏联历史的专题著作。这些专门著作(大都是专业历史学家写的)不仅对贝特兰这类分析性质的著作是不可缺少的，而且通过这类著作证明它们本身是有价值的，是有存在的理由的。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为历史而历史不见得就比为艺术而艺术更有意义。

方面的错误观念：(1)关于阶级关系的基础问题，(2)关于生产力的作用问题，以及(3)国家消亡的问题。

关于阶级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歪曲是把阶级关系看作在法律上已经明确和确定了的東西。这不但容许而且需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同时消灭了资产阶级。因此，贝特兰引证了斯大林 1936 年在第七次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或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第 18 页；见《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上卷，第 85 页)而且，对阶级和阶级关系的这种看法，由于本质上是从所有制散发出来的，就意味着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复辟，决不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

与此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存在于实际的生产关系之中，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阶级结构才会改变，或者达于最高限度，阶级才会被消灭。贝特兰著作的第一卷有很大一部分——也许在以后几卷里这部分的篇幅还会更大——专门用来证明：苏联的实际生产关系虽然有过某些变更，却没有经过根本的改造，因此它就已经有可能产生一个他称之为“国家资产阶级”的新统治阶级，以代替沙俄时代的老资产阶级。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还要回过头来谈谈苏联的这个阶级问题。现在只就这个问题再讲一句：所谓阶级的法律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决不是斯大林和他统治的苏联共产党所特有的。在那些由于其他原因强烈反对斯大林的人中，也有许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尤其是托洛茨基及其追随